

第貳卷

帝都傳奇

任見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貳卷

帝都傳奇

任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远东战略	001
第十七章 尊王攘夷	021
第十八章 召陵和约	042
第十九章 虞公奉道	060
第二十章 泛舟之援	077
第二十一章 拜受泥壳	096
第二十二章 勤王洛阳	114
第二十三章 城濮战尘	135
第二十四章 崤谷魅影	153
第二十五章 晋声余音	176
第二十六章 乱世佳丽	193
第二十七章 挥斥中原	215
第二十八章 太子升仙	233
第二十九章 本源追索	255
第三十章 道礼之战	269
中国史系（二）	282
创作札记：孟津史踪	299

第十六章
远东战略



周天子姬佗得报，齐国真热闹，说：“静观其变吧。”

姬佗自己也有事情了，感觉健康出了问题。上天并不因为周天子祭祀得多就给他们长寿，阎王爷点名也不看他是不是在任天子。

周庄王姬佗的嫡长子姬胡齐，已是太子。但姬佗喜欢小老婆姚氏，也喜爱姚氏为他生的小儿子姬頹。他为頹頹请了家庭教师，精心培养，想找机会让頹頹做太子。可几次起意换太子，都遭大臣们反对。“庶出”碰住“周礼”，总不那么简单，那么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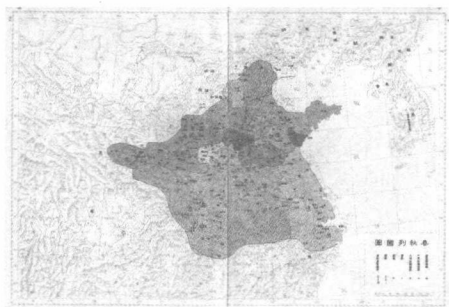
但，又一代周天子，要走践踏周礼的老路啦。

姬佗把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五个大夫叫进了内殿，说：“朕不换立太子了。你们都是朕信得过的重臣，为大周中央做出过贡献，朕是感激的。朕决定正式嘱咐你们五位爱卿：朕之后，辅佐太子；将来，太子之后，你们一定要立頹頹为王。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即使只剩下你们中的任何一位，也要实现朕的这个想法。朕之今生，仅此一个嘱托，有劳诸位爱卿啦。”

周庄王把事情弄得甚为严重，声气凄凄的，气氛戚戚的。

五个大夫不敢轻慢，郑重承诺，坚决照办，之后说：“目今，有我等尽力朝廷事务，请陛下静心保养，力争健康长寿。”

在周天子为“位子”搅拌脑汁的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公子在为“位子”比赛腿功，或者说在比赛车轮子。



齐国的疆域

齐公子姜纠由老师管仲参谋，齐公子姜小白由老师鲍叔牙参谋，各自兼程，奔取君位，看谁先到先得了。

却说管仲和鲍叔牙，本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铁哥们儿。他们的家，在齐国的颖上地方。

颖上属今阜阳市，地处颍淮之滨，地势低洼，但风景秀丽。

管仲是个干部子弟，少时曾受到不错的教育，但后来他爹犯了错误，罢职了，家里贫困了。鲍叔牙家里做点生意，贩卖纺织品。

管仲成年时，跟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在洛阳卖日用杂货。管仲家穷，出本钱少，鲍叔牙出资多。但是年终分红的时候，管仲要多。

伙计们说管仲贪财。鲍叔牙说：“他多拿些，是他家里穷，不是贪财。”

生意不好做了，俩人又去当兵。管仲在战场上当了三次逃兵。有人说这货是个胆小鬼。鲍叔牙说：“不是，他家里有老妈，他放心不下，得供养哩。”

兵当得没出息，又做大夫家的护院。管仲三次被主人赶走。别人说管仲确实没本事，不正干，是个混混儿。鲍叔牙说：“他不是混混儿，而是没遇到机会，发迹成功的时候没到啊。”

管仲听说了鲍叔牙对他的一系列鉴定，泪流满面，握着鲍叔牙的手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牙哥也。”

哥俩做什么都失败，管仲思谋了一阵子，说：“我俩，都怀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这么窝囊一辈子啊。我有个大策划，你看可以不？”

鲍叔牙说：“啥大策划呢？说出来我听听。”

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姜纠和姜小白。将来他们兄弟两个中总



齐桓公姜小白

要有一个做国君。咱俩各选一个去投奔，辅佐他们。不论是姜纠和姜小白哪个掌了大权，我们哥俩就有一个得势的。你我相互提携，就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啦。”

鲍叔牙听了，对管仲的大策划表示赞赏：“那说干就干吧！”

管仲投奔了公子纠，鲍叔牙投奔了公子小白。两人也的确投得其所，不久便被齐襄公提拔为各自主人的老师，全面负责教育大任。

却说齐襄公死于政变，姜纠和姜小白分别出逃，鲁国和莒国。造反派公孙无知闪电上任，闪电被杀，纠和小白转身往回奔，争抢国君的位子。

姜纠请鲁庄公帮自己回国登位，鲁庄公以前受够了大舅齐襄的气，这回齐国内乱正是机会，如果把公子纠扶立为国君，就可以间接控制齐国政坛了，至少可以让他酬劳几个城池，鲁庄公说：“好！”派大将曹沫率军护送。

“莒国近啊，我们跑不到小白的前边怎么办？”姜纠忧心。

管仲说：“轻车简从，先快点走，曹沫的大部队随后跟进。”

管仲选了少量飞毛腿步兵，跟着姜纠的马车跑。到了齐国边界，果然见到莒国军队护送着姜小白往齐国去。管仲策马上前道：“请问公子这是要去干嘛呀？”

姜小白一看管仲突然出现了，警惕地说：“回国为老爹办丧事。”

管仲说：“这事情，你哥处理，你还是回莒国去吧。”

管仲为姜纠服务，怎么着都行，姜纠是他的主子嘛，他不该无礼阻拦姜小白，弟兄俩都回去奔丧也是应当的，襄公又不是姜纠一个人的爹。

因此鲍叔牙严正地指责管仲道：“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请莫要管得太多啦。”

莒国士兵见首长谴责管仲，“呼呼呼”地拔出刀来，向前合围。

管仲人少，好汉不吃眼前亏，拨转马头就走。走了几十米，却猛地回身，于马匹趟起的烟尘掩护中，发出一箭，射向车上的姜小白。

但见姜小白躲闪不及，大叫一声，横身倒下。鲍叔牙等人赶紧呼救。

管仲追上姜纠，打马飞窜而去。他们认为对手已经被射死了。

姜小白是个机灵人，怕第二箭第三箭接着飞来，霎时放倒自救。

古代箭手在战场上，按战术要求，右手执三支箭，在手指缝里预备着，射出一支，第二第三支跟着搭上弓弩，沿原射线就出去了。

谁知管仲只放了一箭。

又谁知，箭头还卡在了姜小白的腰带扣里，真算奇迹一个。

大周时代，士大夫的官装，一般像个大袍子，需要束腰带，腰带是丝的，或牛皮的，在肚子前面通过“带钩”连结。带钩各式各样，周之前，玉石的多，东周的洛阳铜加工厂技术先进了，青铜的多。

公卿大夫的腰带上，要挂玉佩、宝剑、弓、印玺，神经一点的还要挂香囊，因而腰带很大。腰带大，带钩就大。巨大的青铜带钩，透雕着卷云纹、狮虎纹，箭射过来，太准了，卡到纹里边了。

姜纠和管仲以为一箭索了姜小白的命，感觉胜券在握，说：“咱慢慢溜达吧，啥时候回去国君都是咱的。”

不赶路了，溜达，一边看景致，一边玩着走。

管仲挑衅公子纠，这事儿可能性有多大？你自己想。



鲁庄公雕像

姜纠从鲁国往齐国，姜小白由莒国往齐国，从地图上看，方位差老鼻子了，鲍叔牙能把姜小白送到靠近鲁国的地方吃管仲一箭？

猜度得很美，公元前685年的一天，管仲护送着姜纠走到了齐都城下，却傻眼了——姜小白早已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二

话说公元前685年，齐公子姜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做了——齐桓公。

没有抢到君位的公子姜纠，以及手下亲信管仲，气急败坏，就让鲁庄公帮忙，要把齐桓公已经占住的君位夺过来。

鲁庄公答应帮助，能扶立一个新君是合算的。

鲁庄公调将军曹沫护送姜纠的部队，并亲自指挥战车，在齐城西南一个叫乾时的郊区地方与齐国军队展开了厮杀。

鲁军属于客场作战，齐桓公的部队以逸待劳，把它打得大败，鲁庄公被迫跳车潜逃。

齐桓公一路追击，打到汶水边，顺便把鲁国的汶阳及周边村镇给占领了。

逃回鲁城的鲁庄公，揉着崴伤的脚跟子，没办法，咬牙说：“总有一天，它得还给我！”

国外干涉被挫败，齐桓公的君位稳定了，为了更加踏实，他派使团给鲁国送了国书：“必须杀死贵国窝藏战争罪犯姜纠，以免他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

鲁庄公仓惶逃回，所剩只有十几乘车，伤卒不满两千。正在后怕，人报齐国使者隰朋到来。

鲁庄公打开来书，但见鲍叔牙写道：公子纠图谋颠覆齐国，是刑事犯罪，请鲁君判他死刑立即执行。昭忽和管仲，是主公的仇敌。管仲曾射伤主公，主公要亲自审判他，望君侯引渡管仲，回齐受审。

鲁庄公问异母弟弟庆父，庆父说：“倘不答应，齐可能加兵于我。公子纠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不若答应鲍叔牙。”

鲁庄公思考再三，觉得大表哥姜纠确实折腾得他和鲁国够受的，就派公安部队包围了姜纠的驻地，杀了姜纠的头。

姜纠的保镖昭忽，十分刚烈，自杀殉主，心腹管仲，非常首鼠，最后被缚。

鲁军用木笼车囚了管仲。

管仲下过海，经过商，当过兵，扛过枪，进入齐国政府，颇受重用，辅佐公子姜纠，出力不小，在诸侯中有些名气，鲁庄公的大臣们建议留用管仲。

鲁庄公说：“不能用。用了他，跟齐国的外交就彻底毁了。”

大臣们说：“那就杀了他，以免为别国所用，伤害我们。”

齐国使团团长隰朋拦住道：“不许杀，管仲射过我们主公一箭，这是大罪，我们齐国要审判他。”

鲁庄公于是同意把管仲引渡回齐国，由齐桓公处理。事后证明，这是个愚蠢的决定。

残秋季节，自鲁至齐的土路上，颠簸着一溜木轮车。

车队中，有两辆特别的车子，一辆装着小笼子，里面是姜纠的头颅，一辆装

着大笼子，里面是管仲的真身。车队两边，树木萧杀，枯草招摇。

管仲听到押警说：“恨之入骨啊，主公亲手射他一百零八箭才痛快。”

管仲不是特别担心，他了解鲍叔牙，到了齐国，好友鲍叔牙不会不管他。所以，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很远吗？

果然，进了齐国地界，鲍叔牙不计前嫌，派人来迎接了。他把管仲放出木笼，换乘一辆正常的车子。

管鲍二人，一对出身奸商的老搭档，曾有约定：不论谁保的公子继承君位，自己成为重臣，都要提携对方。这样，必定都有官做，对冲基金操作，合计风险为零。奸商会算计啊。

管仲将到齐都，鲍叔牙提前去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拜管仲为上卿。

桓公说：“他放冷箭差点要了寡人的命，寡人恨不得吃他的肉，你还让我重用他！”

鲍叔牙说：“当时是各为其主嘛。您赦免了他，他一样会忠心对您的。管仲这个人的才能，远超现任多位上卿。”

齐桓公沉默不语，鲍叔牙又说：“如果主公您只想守成而已，保住齐国这点本钱，只要重用我鲍叔牙就够了；要是主公想富国强兵，成就霸业，就必须要用管仲和鲍叔牙两人不可。”

齐桓公只好给面子了，说：“好吧，我来见见他。”

鲍叔牙说：“管仲辅佐公子纠，失利至于今日，被引渡回来，心情肯定懊丧之极。要让他一下子转过弯来辅佐主公，第一面太要紧了。主公得戒除酒肉，沐浴三遍，远远地迎到郊外，管仲感到自己是贵宾，才肯接受治国安邦的伟大

邀请。”

鲍叔牙的建议似乎在耍人。

但鲍叔牙不是玩世不恭的角儿啊，况且在齐桓公即位一事中建有奇功，齐桓公说：“好好好。听你的了，闲着也是闲着，咱就多洗个澡吧。”

齐桓公洗过澡，头发湿着，也不等它干，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迎管仲到了朝堂上。

管仲被请上座，被请香茶，心态阴转晴，桓公甫一发问，就滔滔不断侃将起来，把以往教公子纠的所谓治国秘方，全部翻晒出来，给新主子欣赏。

齐桓公想一嘴啃住馅儿，问道：“你说如何强国吧？”

管仲说：“两条。一，攘外必先安内，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管仲解释道：“百姓你得治他，天生他需要治。你得规定，走路男左女右，他才知道咋走。他不男左女右，你就收拾他。”

管仲说：“你得多征兵，高征税，扩充武警部队和城管部队，这样，对内他们怕你了，对外你不怕他们了。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管仲说：“你得掀起‘尊王’的大旗，奉周天子为尊，然后‘攘夷’，想扫荡哪里扫荡哪里，这样一代霸主的宏伟目标就实现了。师出有名，名至实归。到那时候，齐不做方伯，谁做方伯？”

齐桓公说：“你说得都在理，可我咋琢磨着像个恶人干的事呢。”

“当统治者，不恶怎么当得好呢？”管仲振振有词。

桓公说：“寡人有毛病，寡人好美色。像寡人这样的，怎好妄想当霸主呢？”

齐桓公确实有自知之明，他喜好美色，找辆华贵的马车，载着他和一拨艳丽的女子，跑在临淄的大街上，缓缓脱去女子的裙襦，在阳光照耀下，颠鸾倒凤，是他最拿手的。

管仲说：“哎呀，不算什么，不算什么！现如今，有权有钱的谁不嫖啊，谁不包啊？男人这点事，不用遮遮掩掩！只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决不会影响事业的。不必多虑。您要真想轻松，让我当相国，我把大事全替您办了，您到时候照样当霸主。”

齐桓公笑道：“那我就大撒把，往后，专抓妇女工作啦。”

齐桓公真就拜了管仲为相，给管仲安排了专车，大房子，还依管仲要求，把鲁城商贸专区税收的三分之一发给管仲当工资。

管仲成了齐国头号暴发户，又觉得地位不相称，要求齐桓公给他尊号。

大肚量的齐桓公便索性尊称管仲为“仲父”，就是干爹的意思。

管仲既富且贵，超越鲍叔牙，成了上大夫。

管仲说：“只我一人难成大事，还需团队配合。”于是齐桓公同意他成立了五大部委。

外交部，部长公孙隰朋；农业部，部长宁越；国防部，部长王子成父；司法部，部长宾须无；监察部，部长东郭牙。

管仲声称，要以三年时间走完别国三十年才可以走完的路程。

权力有了，地位有了，团队有了，海口也有了，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就看管仲怎么向齐国人民交代了——总不能给人民一个“胶带”吧。

三

却说在处置公子纠之前，周庄王向鲁国要六辆高档次的车子。

别的诸侯不甩乎周庄王，他只好朝鲁国要。

鲁国经济也不景气，派大夫申繻朝洛阳送三辆，让申繻向庄王说说鲁国的困难，希望庄王就此打住。

申繻到洛阳，谒见时哭了穷，周庄王说：“鲁国对王室最忠诚，王室有困难，不给鲁君说又能给谁说呢？王室要车用，不向鲁国要又能向谁要呢？”

申繻归回鲁国，途中听说鲁君跟齐国交手惨败，赶忙去拜见，并汇报出使洛阳的情况。

鲁庄公问：“天子答应往后不再向咱们要东西了吗？”

申繻摇着头说：“该说的，我都说了。天王病得，自己都说快要去见先人了，鲁君总不会不管吧？这种情景，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不过，天王十分看重主公您啊，嘱咐说，鲁和齐，局势稳定一下，鲁君还是要把公主的事情办好。虽说鲁君二十来岁，朕很器重他。”

君臣二人叹息一阵，感喟一阵，又谈到与齐国关系的事情。公子纠被死刑了，申繻急忙问管仲。

庄公说：“已经送走了，在路上呢，不知出没出鲁国地界。”

“哎呀不好！”申繻说，“主公赶紧派人去追，先别送他走。”

派人去追了，申繻这才解释说：“管仲跟别人不一样，他到了齐国，对鲁国



鲁国故城复原图

太不利。要是主公真的讨厌他，就该把他杀掉，不能白白送给敌国。送活的和送死的都是一样，何必要送活的呢？”

当夜，派去的人回来说鲍叔牙已经把管仲接走了。

鲁庄公拍着大腿说：“嘿！我被他们涮了啊。”

而在此时的齐国，出于争霸的需要，管仲、鲍叔牙均建议齐桓公攻打鲁国。

曾出使鲁国的公孙隰朋，觉得齐桓公新即位，稳定局势最重要，但是齐桓公听管、鲍的，决意进攻鲁国。

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听任管仲，用鲍叔牙为将，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

鲁庄公赶忙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民动员，保家卫国。

鲁庄公上次败在乾时，鞋子都跑丢了，至今心里犯怵。为保险起见，将主力部队约三百辆兵车收缩在都城前面不远一个叫长勺的地方。

都城曲阜闻到了血腥的味道，各界无不恐慌，有的富人干脆携带细软逃到远处的乡下去了。

这时候，一位地位很低的山野庶民名叫曹刿的，求见鲁庄公，想出个名，弄个官当当。

曹刿的同乡说：“你个吃野菜的，去跟吃肉肉的瞎掺乎什么呀！”

曹刿骂道：“那些吃肉的，鄙陋不堪，庸碌无能，无非生得是地方，出身好罢了，不会谋划，不会打仗。”

曹刿托人引荐，见到鲁庄公，向他提问道：“主公你靠什么资本可以和齐国比个高低呢？”

鲁庄公年轻，比较谦卑，说：“我这人平时吧，不小气。衣物食品之类的东

西，得到了，一定会分给亲戚大臣们的。打仗的时候，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家族出力作战。”

曹刿说：“小恩小惠，所施面积有限，又匀不到全国，管不了多大用，广大民众是不会给你卖命的。”

鲁庄公又说：“还有哦，我平时对神明很虔敬。祭祀天地，从来都用上好的牺牲，没短斤缺两过，也没注过水。所以神明这次会保佑我。”

“对神实诚，未必能感动神，神也不一定会降福的。”曹刿说。

鲁庄公想了想，又补充道：“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置，尽量做到公正无私，取信于民。”

曹刿这时才说：“这一条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可以同齐国打了。打的时候，您喊上我，我管保叫您打赢。”

问如何打赢，曹刿偏不肯说。

听曹刿的口气，似乎很有办法，于是鲁庄公允诺了曹刿的请求，让他作参谋，与自己同乘一车，开赴前线。

两军对垒。齐军擂响了战鼓，齐车轰隆隆地开进，在鼓声中，排山倒海般压向鲁军。

鲁庄公要进攻，曹刿说：“等等，只是在齐军压过来时放箭射击就是。”

齐国马拉战车见紧密收拢的鲁军战车排在前列，纹丝不动，自己停了，马乱扬蹄子乱叫唤。

曹刿就叫放箭。随着命令，万箭齐发，密矢如雨。

齐军马仰车覆，发生拥堵，前冲后撞，无法约束，只好退了。

曹刿命鲁国战车继续收拢，保持密集队形，不留任何空挡，并不追击。

齐军见第一次冲锋未能奏效，遂擂动第二通战鼓，第二梯队的军车裹着掉头回撤的第一梯队军车，又大呼小叫尘土飞扬地扇面掩杀过来。

鲁军阵势不移，又以箭雨抵拒对方攻势。

齐军人喊马嘶，兵车乱糟糟地再次收拢回撤了。

齐军回撤之后，疲累了，战马喷了几通鼻子，开始找草吃了，人也觉得已经跑了两趟了，够了。

但是，没多大时候，齐国首长又命擂响了第三次冲锋鼓，马儿和士兵只好仓促回身，慌忙前进。然而经过前两番折腾，他们已经显得散乱无章了，攻击力大为弱化。

曹刿大喊一声：“敌人锐气已竭，擂鼓冲啊，杀啊！”

鲁军早已憋急了，战车犹如猛虎，有秩序地快速向前碾进。和齐军战车迎面交合，车错毂，短兵接，杀得阵列不整、士气枯竭的齐军全线崩溃，破车成堆，兵卒纷纷败逃。

鲁庄公激动极了，要快追。曹刿说：“且慢。”

曹刿爬到车扶手上，像只毛猴子，手搭凉棚眺望齐军，看了一阵，说：“追啦！”

战鼓猛擂，鲁军迅速依照预先的演练，扯开方阵，变为双螯，从两翼包抄敌军，一路不放，把齐军差点吃光。

收兵后，鲁庄公说：“这一仗可打出自信了。我捏一把汗，后来真过瘾。”问曹刿，“你到底是怎么取胜的呀？”

曹刿说：“我自小好打架，作战跟打群架一样，全凭一股子勇气。一鼓作